

從語調和用字看周作人散文如何「淡」 ——以〈烏篷船〉、〈苦雨〉為例

李蘊娜*

「平和沖淡」、「閒適自然」已公認為周作人（1885 — 1967）散文的主要風格特徵。一直以來，論者多以「平靜客觀，有感人力量」、「親切自然，從容不迫」、「信手寫來，趣味盎然」等形而上的體會去分析周作人文章之「淡」，卻較少從字裏行間解構周氏散文平淡的層次。我們知道，文字是表達情感的基本，周作人散文在文字處理方面，尤能突顯他淡而輕靈的特色。本文希望從周作人兩篇著名的小品——〈烏篷船〉、〈苦雨〉入手，研究他如何利用語調和用字兩方面營造筆下獨特的平淡風格。

一、語調——閒話家常，自然淡悅

〈烏篷船〉是向收信人子榮介紹周作人故鄉浙江烏篷船構造特點，以及乘船遊玩的情趣。〈苦雨〉是作者與孫伏園（1894 — 1966）分享北京遇雨的苦惱難過，以及雨中雨後的苦中作樂、煩中尋趣的情致。兩篇同為書信體，這種以「你」、「我」稱謂貫通全篇的形式，本來就有對話交流的親切感。讀者多數把自己代入收信人的角色，閱文的時候，自然就少了一層隔膜，多了一份接近知交的情誼。而周氏的書信體，往往還加上他特有的輕快感、流動感，這也正是他文章常評為「閒話家常，自然淡悅」的原因，這類特色可體現於他語調運用的四個方向中：

語氣助詞。兩篇經常運用語氣助詞「的」、「了」、「吧」、「罷了」等，以加強語氣的表達。如〈烏篷船〉：

「不是那裏的風土人情，那是寫不盡的，但是你到那裏一看也就會明的。」

「但是你總不便坐，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。」

「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，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吧。」

* 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。

又如〈苦雨〉：

「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。」

「這幾天只好暫時拜托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。」

「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，或者是荒年之兆吧。」

「聽它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，可見它是實在喜歡極了。」

寫作不一定要運用語氣助詞，但「用了不同的語氣助詞，句子的意思發生了微妙的變化」，¹作者的情感隨著不同的語助詞時而感嘆、時而肯定、時而揣測、時而舒緩，讀者也隨著句子慢慢感受作者感情的起伏。此等微妙感情變化於平白的文字中慢慢滲透，別有滋味。再者，助詞的運用，能加強對話的感覺，降低文章的緊密嚴肅的壓迫感，自然多了份輕快舒徐的愜意。

調侃腔調。周作人書信體總有「閒聊」般的親切感，這往往與他跟收信人調侃互動有關。就以〈烏篷船〉和〈苦雨〉為例，作者絕非如寫應酬類的函件，虛讚一番，然後收筆；也不是借信抒情，自訴苦衷，自抒理論，而是抒情之餘，又會想像朋友的處境，有時相勸，有時則是調笑取樂。如〈烏篷船〉中，作者正介紹三道船艙之寬，可以放下一頂方桌，四個人坐著打麻將時，筆鋒突然一轉，向友人問：

「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吧？」

言下之意，即輕諷友人麻將之技差勁，還在學習階段。另外，作者介紹鑒湖風光時，賀家池，壺觴左近，寫得別有風味，再憶述自己往婁公埠騎驢游蘭亭之況，盡得逍遙神韻。但正當此際，作者在句後加上括號，並與友人說：

「但我勸你還是步行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。」

讀者即時想到該位子榮君可能是大胖子，或是糊塗之人，不適合騎驢此種輕捷運動。至於〈苦雨〉，寫至結尾，作者說本等著看孫伏園的秦游記，「現在卻由我

1 邢福義：《漢語語法學》（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出版，1996年），頁242。

先寫給你看，這也可以算是『意表之外』的事吧」，既是自嘲也是沾沾自喜。此等半帶輕嘲的語調，在藝術營造中，可謂沒必要，於主題理解，更是沒作用，然而卻是朋友交談中最真實的最常見的情況。越是相熟，越有互調之經驗，越是調侃，就越令文章表現無客套拘束的平淡輕鬆之美。

轉換話題。為文謀篇，總會扣緊主題，鑽營佈局。但與友談天，則東拉西扯，往往說到重點，又加插幾段題外話，周作人的散文正有這個特色。〈苦雨〉首句已入正題，道述北京之雨，但一想到朋友在旅途中遇雨之況，就把話題轉至杭滬車上，自己雨中旅行不愉快之事，隨即又轉至家鄉裏臥在烏篷船中聽雨的詩境，然後再轉去腳划船冒雨夜行的驚險，突然又跳到二十多年前吊父親保姆之喪遇暴風雨之驚情，接著又幻想自己為魚的豪氣。如此把話題轉開五層，雖然都與雨有關，但已離開北京的主線。但滿以為作者已天南地北不著邊際，他又能把話題扯回北京，以及友人旅途感受。這時而把話題扯開，又隨時能夠歸位，正是周作人寫作的特色，而這種特色見於他的書信體中，更有散漫無根的自由瀟灑，也使他文章有著常人爽快閒談之味。

問候關懷。讀周作人書信體之所以感覺不「隔」，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作者不止視收信人為談心對象，也視他們為關懷的對象。周作人雖然在這方面著力不多，卻有令人感動之處。他往往以折入對面之法，想像朋友遠在他方的處境，如〈苦雨〉中，作者本述北京之雨，但也設想友人在長安道上會否遇雨，再進一步想像友人途中遇雨的佳趣以及苦惱：

「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，大約是很舒服的，遙想你胡坐騾車中，在大漠之上，大雨之下，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，悠然進行，可以算是『不亦快哉』之一。……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，很感困難，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。」

既是心靈豪情的唱和，也是關心友人的處境；希望友人在風雨中悠然前往，也為他遇雨所感之困難懊惱一番。至於〈烏篷船〉，則是另一種關懷。該文結尾說：

「你到我那故鄉，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。」

念及朋友在遠方獨遊清寂，自己又不能相陪左右，頓感「抱歉而且惆悵」。另

外，簡單的叮嚀，如〈烏篷船〉「初寒，善自珍重」等，都見周作人切身處地表現對朋友的擔憂或關懷之情。這種投入友人感受世界，真摯為友人設想的情誼，少了公函上行、下行公式化的腔調，多了朋友間平等、實在的感覺，造就了文中悠然、恬淡的氣氛。

二、用字——色彩不鮮，感情弱化

朱德發論周作人散文抒情特色說：

「表面上是淡淡的，其間卻能讓人回味無窮。」²

張菊香則謂：

「抒寫自己的情懷時，好像總是經過了一種藝術淡化的處理，從而把蘊蓄於衷的激情紓緩地、有節制地、隱而不顯、含而不露地表現出來，因而給人一種平和、寧靜、幽遠、質樸的美感。」³

論者多能形容周作人平和沖淡風格的藝術效果，對周氏文章平淡背後，令人「回味無窮」的情懷，或者這些淡化抒情所傳達的美感，都分析得到位而真切，讀者對周作人平淡背後的思想境界，也有進一步的體會。對周作人平和沖淡的境界領會，是有需要的，然而，周氏行文如何在「表面上」平淡，其抒情經過怎樣的「藝術淡化的處理」，也不能夠忽視。我們總不能夠說周氏用字平白如話，不加雕飾，就是平淡。事實上，就用字之平淡方面，不同作者也有不同特色。有些作者喜歡多用短句，機械重複句中關鍵字，以造成鈍筆的效果；有些作者喜歡以旁觀的角度加以白描，盡量抑制個人感情的介入。至於周作人用字方面的特色則有二：

副詞妙用。李旭曾於〈周作人散文「平淡」風格的文體學分析〉對周氏文章詞性的運用作出分析：

2 朱德發：《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用教程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9年），頁318。

3 張菊香：《周作人代表作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10。

「在用詞上，文章以名詞、動詞為主，運用副詞、形容詞極有節制，用得極少，並且都是普通常用的。」⁴

誠然，周氏運用形容詞甚有節制，使讀者不易從事物形容等方面窺見作者的喜惡，造成字面上情感的淡隱。不過，周作人文章所用副詞不少，起碼未到極有節制的地步。觀〈烏篷船〉和〈苦雨〉二文，副詞的使用雖不豐富，可出現頻率卻頗高。除「十分」、「很」等一般常用的程度副詞外，周作人還會使用其他副詞。他用得較多的「大抵」、「大約」、「恐怕」、「彷彿」、「似乎」、「或者」，在副詞的類型中，都不屬一般副詞。⁵這類副詞，都有特別的指向：不精確，靠推測，有可能，不肯定。⁶在周作人兩篇散文中，它們有時用於抒情上，如：

「但我勸你還是步行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。」（〈烏篷船〉）

「你到我那故鄉，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。」（〈烏篷船〉）

「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吧？」（〈烏篷船〉）

「我大約還有好些『為魚』的時候。」（〈苦雨〉）

「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，大約是很舒服的。」（〈苦雨〉）

「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，睡得很不痛快。」（〈苦雨〉）

「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。」（〈苦雨〉）

有時用於狀物敘事上，如：

「船尾用櫓，大抵兩支。」（〈烏篷船〉）

4 李旭：〈周作人散文「平淡」風格的文體學分析〉，《廣東社會科學》，1997年第4期(1997年8月)，頁109。

5 根據邢福義《漢語語法學》，副詞基本類型可分為三：一般副詞，語氣副詞，關聯副詞(頁183-184)。而文中討論周作人所用的副詞，可歸於語氣副詞一類。

6 根據呂叔湘(1904-1998)：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，大概、大約「表示對數量、時間的不很精確的估計」，「表示對情況的推測」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，頁120)；或者則表示「也許；或許」(頁247)；彷彿則表示「好像；似乎」(頁175)。而據李臨定主編的《現代漢語實用標詞類詞典》，似乎「表示有可能，但不十分肯定」(太原：山西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頁542)；恐怕「表示估計並有些擔心」，「表示對數量、日期等的估計」(頁334)。

「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。」（〈烏篷船〉）

「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。」（〈烏篷船〉）

「你往『陝半天』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。」（〈苦雨〉）

「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，或者是荒年之兆吧。」（〈苦雨〉）

「古人常稱蛙蛤為吠，大約是從實驗而來。」（〈苦雨〉）

周作人經常運用這些不精確、屬估計類的副詞，於抒情方面，容易把感情變得不實在，不鮮明。如上例，「舒服」前加上「大約」，那寫意之情馬上變得模糊起來，就是有點快意，也不能與暢酣沾邊。而「不幸」前雖有「很大」這程度修飾語，但結合「恐怕」的估計性質，又把悲劇實感壓下，雖有擔憂之存在，卻又沒有悲淒之感。至於狀物敘事方面，無論數目、高度還是時間、兆頭，用了這些副詞，都令事物或事情的清晰度降低。不論有意還是無心，周作人這類副詞的運用，均弱化他感情表現的強度，也使環境氣氛缺少鮮明閃耀的色彩，如此，情和景都輕淡起來，文章雖無暢快淋漓之意，卻暗溢成澄明靜謐的境界。

用詞中性。如果說周作人副詞的妙用，是從側面把感情慢慢淡化，那中性詞的運用，就是從正面把起伏不大的情感展現讀者眼前。周作人直接抒情的字眼均不冷僻，這已能表現隨和自然的情懷，而這些字更多為中性詞，不添加額外的色彩義。如〈烏篷船〉，作者介紹乘船觀岸的景致，烏柏、紅蓼、白萍，清麗柔和；講述船中活動，如睡在艙中翻閱隨筆，沖壺清茶悠悠品茗等，寫意出塵。如此令人嚮往的境界，作者只一句「我都是喜歡的」，以中性詞「喜歡」，簡單概括心靈之滿足，不加修飾語，連稍加色彩義的字，如喜愛、懷緬、難忘等，也不用。再看〈苦雨〉，作者在憶述吊喪遇風暴之境，也只一句「危險極也愉快極」就算了。在遭遇損害的情況下，說「驚險」，甚至「凶險」也不為過，但作者只用程度不太高的「危險」。而形容穿越生死線的過程，以及劫後餘生的幸慶，用「快活」、「刺激」可能更貼切，但作者只用「愉快」這偏向中性的字眼。周作人不但常用中性字詞以抒情，他更愛以同一字詞形容不同境況。如〈烏篷船〉中的「喜歡」，到了〈苦雨〉裏，不止是小孩「喜歡水」，連蛤蟆也「喜歡下雨」，單就描繪小孩和蛤蟆雨中作樂的一段，就一連用了四次「喜歡」。而〈苦雨〉首段，也是「危險」了兩次，「愉快」了兩次。但凡行文抒情，作者都慣以最適切的字眼，表現一時一地特有的情緒，而周作人卻反其道而行之。他並非無情，卻把自己複雜的情感隱藏於中性字之間，更好像犯了文學家禁用同字以抒懷之忌，往往選擇以單調重複的方式

表達感情。然而，這種單調，正正形成他文章平淡的風格。讀者從字面上，僅僅知道他對事情的價值取向，卻不能得見他感情的明顯傾向，捉摸不到他感情的程度，只有喜不大樂、哀不大悲的一種淡淡的情懷。而在他重複使用平庸、普通的字眼中，亦表現他在感情表達方面的不賣弄，不花巧。這種簡單美，就顯出他文章形式上樸拙而淡雅的一面。

對於周作人平和沖淡的風格，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：有學者從周作人悠閑、飄逸的人生態度入手，有學者從平淡背後的哲理入手，有學者認為他平淡中殘存苦澀之味，也有學者認為他「不少文章貌似平淡，但其實不能平淡」。⁷誠然，對周作人平淡風格的藝術境界之了解，是有必要的，但他文章的根本，即構成平淡風格的語言運用特色，也需具體掌握，那麼，我們談其文章如何淡，淡至甚麼程度，就更實在，更有說服力了。

參考書目

- 邢福義：《漢語語法學》（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出版，1996年）。
- 朱德發：《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用教程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9年）。
- 呂叔湘：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）。
- 李臨定主編：《現代漢語實用標詞類詞典》（太原：山西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- 張菊香：《周作人代表作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）。
- 黃開發：《人在旅途：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9）。

參考論文

- 李旭：〈周作人散文「平淡」風格的文體學分析〉，《廣東社會科學》，1997年第4期（1997年8月），頁108-114。

7 黃開發：《人在旅途：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113。

